

时代心曲

小院歌声

□ 松树

当万安山下的村庄照进第一缕曙光的时候,山娃就醒了。他是被咩咩声给唤醒的,他几乎能听出每只羊的歌声。山羊唱的是高音,绵羊唱的是中音,小羊唱的是带着奶味的软音。歌声连绵起伏,像欢快的多重唱。

山娃赶紧起床。十几只羊都把头从栅栏里伸了出来,看见他走来,唱得更起劲了。山娃端上筐给羊们喂草:“别争别争,都有都有……”干草散发着山野的清香。羊儿低下头,快速地动着嘴巴,两只耳朵抖动着,只有细碎的咀嚼声。山娃笑了,山娃喜欢看它们吃草的模样,越有劲头,就越长膘。

山娃也喜欢听它们的歌声。以前这小院是寂静的,山娃闷着头扛上锄头去地里,再闷着头回来进厨房做饭。偶尔有布谷鸟从小院飞过,唱的也是“光棍好苦,光棍好苦”。那声音像石子一样砸在山娃的心上。有什么办法呢?山里人,家底薄,父母去世早,媳妇不好找啊。

四十岁那年,山娃终于娶了媳妇,有了孩子,可是媳妇因

小时候患病,两条腿不能行走。孩子要吃奶粉,妻子离不了药,还要买油盐盐买化肥,山娃急得团团转,口袋里却摸不出一分钱来。布谷鸟也替他难过:“没钱买裤,没钱买裤。”

五年前的一天,镇干部来到他家,告诉他,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。镇干部是个年轻姑娘,姓刘,有一双笑咪咪的眼睛。她说:山娃叔,叫我小刘吧,咱们以后就是亲戚了。山娃愣了愣,没多说话。

果然小刘成了家里的常客,她给山娃媳妇办了残疾证、低保,每月都有补贴,山娃儿子上寄宿小学也不用家里花钱,又送来了洗衣机,给厨房装了整体厨柜。山娃又高兴又过意不去,小刘笑着说:都是按国家政策办的,不是我的功劳。山娃想,自己得干些什么,不能光伸手接东西啊。

山娃去地里干活时,发现了一窝蜂,请教村里养蜂人,用糖把蜂引了回来。小刘教他网上购物,买来蜂箱、饮水器、面罩,他开始了“甜蜜”事业,从一箱蜂,到十箱,最多时有三十箱。小刘还在网上帮着他卖蜂蜜,天天都有回头钱。

山娃脱贫了,可他还想再做些什么。小刘出主意:养羊吧。山娃以前有过养羊经验,可是没钱啊。小刘说:脱贫不脱政策,国家提供贴息贷款。还有这样的好事?山娃就贷了一万元,加上卖蜂蜜的钱,买了一只公羊和五只母羊。

山娃每天早早起床,喂羊,放羊,去地里收拾花生秧、红薯秧。哪只羊怀孕了,他都把时间记在墙上,也记在心里。哪只羊该生了,他都会留心观察、守候。有一天夜里,两只母羊同时生下两只小羊,又点火烤,又擦,又喂,还要给母羊打针,山娃一夜都没睡,真是忙坏了。忙归忙,可 he 真开心。一年多时间,他家羊圈里多了十几只小羊。邻居见了他,都说他要“发羊财”了。

太阳升起来了,把小院照得亮堂堂的。羊儿吃饱了,歌声缓了下来。蜜蜂的歌声又响起来了。一只布谷鸟从小院上空掠过:“勤劳致富,勤劳致富。”山娃喉咙痒痒的,也想唱句啥,想了半天,憋出一声:咩——声音混在了羊儿的歌声中。



金色的收获
倪睿、刘冰 摄于诸葛刘沟

岁月如歌

小满忆起稻米香

□ 百元生

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袁隆平,5月22日在湖南长沙逝世,享年91岁。稻父虽归,功名永驻田畴里;行星不落,德绩长留宇宙间。谨以此文,表达缅怀之情。

南方人爱吃稻米,能用稻米制做出多种食品,米饭,米线,汤圆,粽子等。北方人爱吃小麦,同样用小麦制做馒头,烧饼,面条,面包,饼干等。

自古南方多地种植小麦,只是气候条件不及北方。北方因水利条件受限,水稻栽种近于空白。大多数北方人在上世纪70年代前从未吃到过白米饭。

70年代后期,我们村传来一个空前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:国家水稻专家袁隆平,专门培育出一种适应北方地区种植的水稻。这种水稻它和当地秋作物生长周期吻合,腾茬后刚好赶上小麦播种期。每个生产队只要准备一口机井,一个水泵,一台柴油机,派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去公社培训一下育秧技术,每季可生产种植一百亩水稻!

说干就干! 开春后,刚过惊蛰,上级委派的技术员和打井队就临村就位,立即着手各生产队育秧,打井,规划土地。

由于种稻米是亘古第一次,各生产队也卯足了劲。我们队有三百多口人,可耕地一百多亩,计划第一年先试种40亩。进入小满,黑油油的秧苗在微风中向人们欢快地招手致意,仿佛在说:“我们已长成了,快栽种我们吧”。

村里调整部署了三夏工作程序,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,先把收割下的麦子全部运到打麦场垛起来,然后再集中全部人员投入插秧。

很快,如火如荼的麦收到来,不到一周,麦子就收割搭

垛结束,然后,投入插秧中。

那天,天朗气清万里无云,一大早,所有劳力站在地头,静听技术员讲解插秧技术要领,有13个被誉为“铁姑娘”的女青年,几天前她们冲锋陷阵在割麦战场;刚收拾完100多亩麦子后,今天她们又飒爽英姿,高挽裤角站在地头! 只见农机手启动柴油机,突突突,一股巨大的水柱从插在机井中的塑料管中喷涌而出,清清的地下水顺着田间布局规则的水道流向即将插秧的一个个畦里,撒秧苗人把一小捆一小捆秧苗均匀的抛向水中,13个“铁姑娘”首当其冲一字排开,左手抬起秧苗捆,右手手指迅速分出一小撮又一小撮,倒退着把秧苗匀称的插在水下泥土中。不一会便把身后人撇下老大一截,一眼望去,她们插过的秧苗横竖成行,间距整齐。

十点过,毒太阳的光线直射在弯腰脊背插秧人的背上,气温在40度左右,好在两腿站在清凉的水中,并非让人感觉热不可耐。

中午,生产队派人把做好的饭送到,干活人都来到地头树荫下,尽情享受着大白馒头,炒的香喷喷的包菜,望着一上午的劳动成果,心里美滋滋的!

几天后,40亩稻秧插栽完毕,在专人管理下,一月返青一月长,一月抽穗一月黄,四个月终于成熟,经过收打,亩产竟达一千二百多斤。

每家分得几大口袋,稻米晶莹剔透,煮出的米饭香甜可口,人人欢天喜地,处处稻米飘香,从此我们村也能产稻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。

小满节中,布谷声声催熟稔,稻花香里,蛙歌夜唱鸣袁公。

钟声悠悠

我们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什么

□ 王红强

我们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什么

又是一年儿童节,合唱革命歌曲的比赛使今年的儿童节提前热闹了起来。

进入五月,随着比赛任务的布置,时常被语数英抢去的音乐课有了歌声。近两周来,预备铃响后的早读午写有了歌声,《红星歌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……歌声从各个教室飘出来,清脆稚嫩,此起彼伏。

校园一下热闹起来了,孩子们上学学的路上,脸上洋溢着笑容,嘴里抑制不住地轻声哼唱着新学的歌曲,走起路来像小鹿一样一蹦一跳的,比往常背着沉重的书包和晚写的作业显得轻快了许多,你会感觉到忽然多了好多陌生的充满朝气的面孔,见了你热情地打招呼:老师好! 早上好! 清脆而悦耳,抑制不住的快乐。

决赛的时刻来到了。早早地,孩子们排好队来到新布置的演出会场,每一个孩子都精心打扮了一下自己。男孩子洗去了平时脏兮兮的脸庞,换上新洗的校服,穿上爸爸新买的小白鞋。女孩子还让妈妈画出了粉粉嫩嫩的脸蛋,涂了红艳艳的小嘴唇,软塌塌的马尾辫也换成丸子头,再配一个漂亮的发饰,系上鲜艳的红领巾。个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每一个班级的节目在老师们的精心设计下,在孩子们反复的练习下,各有特色,精彩纷呈,有的孩子甚至因为第一次演出的紧张和激动显得两眼炯炯,双拳紧握,身体轻轻地颤抖,唱歌时也抢了拍。短短几分钟一个节目演出就结束了,然后焦急地等待,报出成绩时孩子们忍不住欢呼。

一个多小时的演出很快就结束了,能感觉到孩子们离开舞台、离开演出会场的留恋和不舍:他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时间多一些啊,哪怕是坐在台下一看呢!

每一个人的童年只有一次。长大后回忆往事,如流水般的课堂教学孩子们往往记不住多少。成绩好的或许记得几次表扬,成绩差调皮的只记得老师的白眼和训斥,特别是大部分成绩一般的孩子,好多年后或许只记得这个老师教过,甚至不记得在几年级教过他们,他们跟着你学了什么。

知识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成长的,作为教育者,我们应该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,通过我们的努力,通过设计一些活动,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一轮出水的朝阳,留下一抹映天的晚霞,给他们程式化的童年生活打一个水漂,激几圈涟漪,这些才是每个人童年最最难忘的快乐。

入党故事

初夏时节忆初心

□ 郭汀喜

五月初夏,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节,我想讲述我的人党故事。

1988年,我大学毕业参加教育工作,由于忙于教学和本科进修导,我对党的认识很是模糊。当时,一批腐败分子落马,他们中有些人是党员。当时在我看来,党员也不都是先进分子,有些人还败坏党的形象,所以我无心考虑入党这件事。

2001年的12月4日,刮了一天的大风,到傍晚时天空飘起了雪花。晚自习时,校园的地面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积雪。雪一直在纷纷扬扬地下着,第二天早自课,我推门一看,好大的雪啊! 天还在下着雪,但我住室门前台阶上的积雪没有了。仔细一看,从教学楼到厕所的路上,也清扫出了一条一米宽的路。

我心想,谁起这么早为大家扫路呀,真是好同志! 我走近厕所时看到一个“雪人”弯着腰,在吃力地扫雪,竹扫帚发出“啦啦啦啦”的响声。我认真辨认,才看出来是党支部书记张孝通老师。

我说:“张老师,你咋起这么早扫雪呀?”张老师直起身说:“不早啊,你没见教室里面好几个老师都在辅导学生早读呢。”我不由自主地问:“他们咋回事,这么积极啊?”张老师师说:“他们都是党员教师,觉得应该如此啊!”我恍然大悟!

我走在张老师扫出的道路上,不用再小心翼翼担心被滑倒。看看教室里党员教师早早起来辅导学生的身影,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,党员的身影,在我眼前顿时高大起来。从那一刻起,我知道了教师队伍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“党员教师”,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“党员先进性”。

2003年春天的一天,学校召开党员教师会。我一打听,原来是因为非典防控需要,镇党委安排党员教师和村干部一起入户登记外出返乡人员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这个工作是有危险的。一旦返乡人员感染非典,这些老师无疑要面临很大的风险。但是,在危急的时刻,我们学校的党员教师纷纷主动请缨,争相承担更繁重危险的任务。我暗暗下定决心:要努力向党员看齐,争取也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5月,我向佃庄二中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张老师认真地问我:“小郭,你想好了吗?”我坚定地回答:“想好了!”

通过听党课、学党章,我不断加深着对党的理想宗旨、组织纪律的理解和认识,努力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2003年下半年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,2004年成为预备党员。

2005年5月,学校举行支部大会,表决我是否转为正式党员。那时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,因为之前我和一位党员教师拌过嘴,担心他会投反对票。不料投票结果是全票通过。当全体党员鼓掌祝贺时,我特意看了和我有矛盾的那位老师,他也向我微笑祝贺,并使劲鼓掌。我被深深感动,是呀!我怎么能不激动呢? 有成为党员的激动和兴奋,更感动于那位党员教师的宽广胸襟和鼓励期待。

十多年来,我没有忘记我的人党誓言。我时刻告诫自己,要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立足本职,把“立德树人,为国育才”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做好。

回首来时路,斗志更坚。我会牢记自己面对党旗的庄严宣誓,努力工作,奋斗不息,在鲜红党旗的引领下,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!

心香一缕

观刈麦

□ 百瑞平

五月了,田间地头,麦子黄灿灿的。那些黄色的麦浪,随风起伏,那些飘散着的麦香,清芬怡人。走近,走近,田地里一个个摇曳着的饱满麦穗,微微点头,似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……

该割麦了啊。

现在的割麦,变得简单多了。已经到了“焦麦头”天了,大家还都不慌不忙,该干啥就干啥;上班的上班,打牌的打牌,带孩子的带孩子,好像割麦那事还远着呢! 等队长问下割麦机了,也不用换衣服,只换双鞋就成。拿上提前准备好的浆洗干净的化肥袋子、一团口绳、大铁瓢、竹篮,细心的人家还会捎上镰刀,然后到自家麦地从容等候。

但割麦毕竟是紧张的,不过紧张的不是农民,而是那庞大的割麦机,还有操作着割麦机的疲惫司机。他们住往轮班倒,稍作休息就继续工作,他们的伙伴,那些笨重高大灰尘满布的割麦机,这时候基本上是不眠不休的。若是遇着了风雨欲来的坏天气,守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们再不能淡定,往往随着风云变幻愈加焦躁,地头的收割机似乎也在加速吞麦吐籽的工作,犹如巨型的勤劳蜜蜂,来来回回,日夜不休,辛勤劳作。

在金黄的麦浪间穿行几个来回之后,收割机回来了,向着地头缓缓靠拢,待农民们扯开足够结实足够宽阔的塑料布,它就敞开肚皮,刚才吃进肚里的泛着甜味的麦粒就争先恐后地跳落下来,好似一道小小的麦粒瀑布……

这些守在田间地头的乡亲们,开始拿起大铁瓢儿,在泛着土味儿带着麦香的麦堆上狠狠一挖,往旁边的敞口化肥袋子里倒;也有用木锨铲的,虽数量不及铁瓢儿多,好在频率高,也是很快就能盛满一化肥袋子。这时候,往往是俩人配合的,一人扯开布袋口儿,尽可能拉大,让布袋敞开大嘴,为另一人及时服务,等到半袋子了,晃晃羊子,竖直布袋,不让它倾斜,避免好不容易装进去的麦子又倒了洒一地。

等全部的麦子都进了化肥袋子,一袋袋挤挤挨挨,靠成了一片儿,农人们开始扎口绳:要尽可能左手握得紧一些,右手将绳子勒得往下些、用力些,最后的活扣儿系得紧一点,才可能将化肥袋子口儿扎紧,不会在袋子平躺或者装车的时候散开。这是项技术活儿,往往由经验丰富的男子们来做。

原来娘家有地的时候,我和妈妈时常就是这张布袋的人,爸爸和哥哥负责灌麦,接着扎化肥袋子口绳,然后,装车,将这一季的收获拉回家。

如今,已是没有地了,割麦也成为回忆。只能远远地看着有地的人家在地头忙碌,徒生羡慕:

五月麦浪黄,四邻始返乡。静坐田间望,割麦机器忙。吞吐麦子时,喜悦尽飞扬。无地无麦者,怅然闻麦香。

田间地头,远去的,不止是一代一代的父辈们,还有往昔的生活。还好,我们的血液里,还流淌着父辈的鲜血;我们的脑海里,还存着旧日生活的场景;我们的笔端,还能留下传统生活的印记——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,实现亲情、乡情、文化的传承。